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叢書

李學勤 主編

《釋名》新證

李冬鴿 / 著

出土材料由於可以提供大量具有明確時代層次的文字形體及使用詞例，在《釋名》聲訓研究方面有着傳世典籍所不具有的價值。本書在對《釋名》版本進行選擇並校勘的基礎上，將其中明言“某，某也”的聲訓置於先秦兩漢出土文獻的背景中，尋找記錄被訓詞與聲訓詞的字有通用用例的詞條，初步確定同源詞派生的時代，探論孳乳字在形體上表現出來的特點，討論詞源與字源的關係。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叢書 李學勤 主編

《釋名》新證

李冬鴿／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釋名》新證 / 李冬鴿著.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3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叢書 / 李學勤主編)
ISBN 978-7-5325-7146-8

I. ①釋… II. ①李… III. ①訓詁②《釋名》—研究
IV. ①H131.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031256 號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叢書

《釋名》新證

李冬鴿 著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l@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商務聯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16 插頁 2 字數 262,000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500

ISBN 978-7-5325-7146-8

H·109 定價: 49.00 元

如發生質量問題,讀者可向承印公司調換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攻關項目“出土簡帛與古史重建”（09JZD0042）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10&ZD091）

叢書前言

“出土文獻”是與“傳世文獻”相對的概念，包括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簡牘帛書等。出土文獻的整理研究始於漢代，至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了。

在這兩千多年裏，出土文獻層見疊出，研究工作不斷走向深入。孔壁中經、汲冢竹書、商周金文、殷墟甲骨……每一次重大的發現，都不同程度地影響到那個時代的學術生態。

1925年，清華研究院的王國維先生在《古史新證》中首倡“二重證據法”，他說：“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他所謂的“紙上之材料”即傳世文獻，“地下之材料”就是出土文獻。通過出土文獻來印證補正傳世文獻，開闢研究中國古史的新途徑，是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真諦。“二重證據法”是研究方法上的一次重大革新，對近代學術的影響至為深遠。

2008年7月，清華大學從境外搶救入藏了一批戰國時期的竹簡，總數約2500枚，其中有多種經、史典籍，非常珍貴，其重要性堪與孔壁中經、汲冢竹書相媲美。9月，清華大學成立了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中心的定位是：通過開展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交叉性和合作性研究，深入探討出土文獻的保護、整理、研究的前沿課題，把中心建設成為具有世界領先水準的出土文獻研究和保護中心。當前，中心的主要工作是對清華簡進行保護、整理與研究，同時開展其他出土文獻的保護和研究工作。中心自成立以來，已經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特別是在清華簡的保護、整理和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受到了領導的肯定和學術界及社會各方面的廣泛關注。

2011年4月,在清華百年校慶前夕,中心領銜申報的“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獲批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2012年5月,為回應教育部2011計劃,中心聯合國內11家兄弟單位組織籌建“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2013年1月5日,正式揭牌成立。

在短短的五年內,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經歷了跨越式的發展,在領導的關懷支持和同人的集體努力下,做出了一些工作成果,然而不足之處仍然是明顯的。我們的學識經驗都有限,面對任務的要求,時時感到自己存在的缺憾。我們深切期待着各方面的幫助和指教。

不管中心如何發展,我們始終圍繞着“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這個主旋律。

為了集中展示近年來出土文獻研究的最新成果,推進出土文獻的研究工作,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輯了這套“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叢書”。叢書將陸續推出,作者包括中心和其他單位人員,都是活躍於一綫的中青年學者,所涉及的出土文獻時間跨度很大,所涉及的學科領域相當寬廣,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當今出土文獻研究的主流面貌,相信廣大讀者能從中得到有益的啓示。

這套叢書的編輯,得到了各位作者的積極回應,更有幸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由衷的謝意。

李學勤

2013年10月

序

李冬鵠同志的《〈釋名〉新證》一書得到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的資助，即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該書是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訂而成的。書中將傳世經典與出土文獻研究相結合，將《釋名》置於出土材料背景下從新的視角進行了研究。

有清以來數百年間，歷代學者對傳世文獻進行了相當深入的研究，近十多年來的上古漢語研究方面突破性的成果，主要體現在對出土材料的發掘、考釋、整理與研究上。由於出土材料更多地保存了古代文獻的原貌，為上古漢語研究提供了更加可靠的證據，甚至可以說，有些研究成果相對於傳統理念和結論是具有顛覆性的。

冬鵠同志在北京師範大學前輩學者王寧先生和導師趙平安教授的教育和指導下，自覺地將傳統文獻與出土材料的研究相結合，對《釋名》中三百餘條聲訓的被訓詞與聲訓詞從古文字的角度進行了相關研究，系統整理了它們在傳世典籍與出土文獻中的通用情況；探討了出土文獻中字的通用與文字形體對《釋名》聲訓語音關係的證明作用，並提供了具體的證音材料；充分發揮出土文獻的作用，詳細討論了出土材料可以證明的《釋名》中合理的聲訓，嘗試描述詞彙派生的歷時過程，更加清楚地闡釋孳乳字與源字之間的形體關係。在此基礎上，總結了出土文獻在判定《釋名》聲訓推源與繫源方面的價值和優勢，說明了詞源與字源的聯繫與區別。

儘管這種研究還是初步的，特別是在漢語詞源學理論研究上尚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學界尚有爭議，但這種探索與努力是十分可貴的，也為她以後的學術研究積累了扎實的資料，打下了一個好的基礎。

冬鵠同志天資聰穎，學習刻苦努力。她的本科、碩士都畢業於河北師範大學。攻讀碩士期間，我曾給她所在的班級開過《〈說文解字〉研究》、《漢語

詞彙學》兩門課程，當時就發現她勤於思索，善於發現與提出問題的特長。到北京師範大學攻讀博士期間，著名學府的熏陶，名師的言傳身教，使她逐步走上學術研究的正軌。畢業回校之時，母校河北師範大學中文學科已經批准設立博士後流動站，她邊工作、邊進站從事學習和研究，還主持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比較快地適應了高等學校語言學科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得到文學院師生的好評，並晉升為副教授。

作為她的老師與同事，我祝賀她的首部學術著作的出版，並期待她今後不斷推出新的研究成果。

蘇寶榮

目 錄

序	蘇寶榮	1
緒 論		1
第一章 出土材料對《釋名》聲訓聲音關係的證明		23
第一節 字的通用對《釋名》聲訓聲音關係的證明		23
第二節 文字形體對《釋名》聲訓聲音關係的證明		55
第三節 字源對《釋名》聲訓聲音關係的證明		129
餘 論		137
第二章 以源詞訓派生詞的《釋名》聲訓		141
第一節 孳乳字記錄派生詞		143
第二節 孳乳字(借字)記錄源詞		166
小 結		172
第三章 以派生詞訓源詞的《釋名》聲訓		173
第一節 孳乳字記錄派生詞		174
第二節 孳乳字記錄源詞		188
小 結		190
第四章 同源詞互訓的《釋名》聲訓		191
第一節 《釋名》被訓詞與聲訓詞有共同的源詞		191
第二節 原字的異體字分別記錄源詞與派生詞		201

第三節 出土材料能夠證明《釋名》被訓詞與聲訓詞音近義通·····	202
小 結·····	208
結 論·····	209
附錄一 本書所研究的《釋名》聲訓總目·····	220
附錄二 本書使用的詞源學術語·····	222
參考文獻·····	223
引書簡稱表·····	244
後 記·····	246

緒 論

《釋名》與《說文解字》、《爾雅》、《方言》被譽為漢代最重要的四部訓詁學著作，遺憾的是清以前對《釋名》的研究寥寥無幾，有清一代開始關注《釋名》，焦點集中於注疏與校勘。而後，《釋名》的研究越來越受到學者的關注，研究視角以語源研究為中心，旁及到諸多方面，成果也已頗豐。現在，漢代及漢代以前的地下材料大量出土，使我們對先秦漢語有了更多新的認識。本書嘗試將《釋名》這樣一部產生於漢末的訓詁學著作置於出土材料的背景下加以研究，以期有一些新的收穫。

一、《釋名》研究的歷史和現狀

《釋名》產生以後，從三國時吳國的韋昭至今，對《釋名》的研究論著已達數百種，研究領域涉及《釋名》的作者、成書年代、版本、校勘、注疏，《釋名》的內容、性質、編排體例、訓釋體例、訓釋術語、複音詞、文法、價值與不足等；研究視角包括詞彙學、語源學、方言、古音、繼承性、辭書編纂、文化視角、認知視角等。目前，對於《釋名》研究狀況的梳理不僅見於幾部專著及近幾年相關的博碩士論文，還有一些單篇論文，其中以陳建初的《〈釋名〉考論》較為突出，該文條分縷析、系統詳盡地爬梳了有關《釋名》的研究成果。有鑒於此，下文着重討論與本書關係密切的幾個問題。

（一）《釋名》的作者及成書年代

關於《釋名》一書的作者，《隋志》以下歷代著錄均載劉熙撰，唯《後漢書·文苑傳》載劉珍作《釋名》，後世學者遂有不同觀點：或以為劉珍、劉熙實係一人，如趙懷玉（見《廣釋名序》^①）；或以為劉熙在劉珍《釋名》基礎上

^① 趙懷玉《廣釋名序》（《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1985年。

踵成其書，如畢沅（見《釋名疏證序》^①）；或以為劉珍撰《釋名》乃誤載，並無劉珍其人，如錢大昕（見《跋釋名》^②）、郝懿行（見《劉熙釋名考》^③）；或以為劉珍、劉熙截然二人，各有一部《釋名》，而劉珍《釋名》早已亡佚，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不過，有一點學術界是沒有爭議的——現傳《釋名》為劉熙所作。

劉熙生平史書無載，學者對此及《釋名》成書年代的研究只能根據間接的零星材料及《釋名》本身提供的證據。畢沅《釋名疏證》卷首“釋名疏證序”認為“劉熙為漢末或魏受禪以後之人無疑”，焦循《孟子正義》卷首“孟子題辭疏”認為“劉熙為漢人無疑”，“或謂熙及魏受禪後，非也”^④，桂馥認為其為“建安人”^⑤，錢大昕辨其為“漢末名士”^⑥，周祖謨亦認為其為靈帝、獻帝間人^⑦。又殷孟倫認為劉熙寫定《釋名》應當不後於公元220年^⑧，宦榮卿考證《釋名》成書於公元194年到203年間^⑨，近又有吳鍾考證其成書當在公元210年前後^⑩。現在一般公認劉熙為漢末人，《釋名》成書於東漢末年。

（二）《釋名》的校勘注疏

《釋名》的校勘與注疏起於清代，亦為清代《釋名》研究的主要成果，在其基礎上，後人有一些補充之作，今扼要分述於下：

畢沅《釋名疏證》^⑪是《釋名》的第一個注本，畢氏此書有《釋名疏證》、《篆字釋名疏證》兩種版本，《釋名疏證》先出，用楷書寫定（以下簡稱“疏證本”），畢氏又“覆視所刻，輒復刪改”，用小篆寫成^⑫，即為篆字本，其與疏證本多有不同：一、《篆字釋名疏證》條目少於疏證本，有的是畢氏明言當刪之條目；有的是篆字本無，畢氏亦未作任何交待者。二、二書畢注多寡不一，因之對某些問題有不同的看法。三、關於改所謂“俗字”為正字的問題，

① 畢沅《釋名疏證序》（《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1985年。

② 錢大昕《潛研堂集·跋釋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③ 郝懿行《曝書堂集·劉熙釋名考》，東路廳署，1884年。

④ 焦循《孟子正義·孟子題辭疏》，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

⑤ 桂馥《晚學集·釋名跋》（《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1985年。

⑥ 錢大昕《潛研堂集·跋釋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⑦ 周祖謨《書劉熙釋名後》，《問學集》（下），中華書局，1981年，885頁。

⑧ 殷孟倫《〈說文解字〉〈釋名〉兩書簡析》，《山東大學學報》1961年第3期。

⑨ 宦榮卿《〈釋名〉的作者及成書年代考》，《復旦學報》1985年第5期。

⑩ 吳鍾《〈釋名〉成書考辨》，《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⑪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認為此書實為江聲所作。由於其書題畢沅撰，本書從之，仍稱畢氏。

⑫ 畢沅《釋名疏證敘》，載《篆字釋名疏證》卷首（《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1985年。

二書觀點不盡相同，處理方式亦不同，或改或不改。四、二書在其他校勘方面觀點亦有不同，這種情況不在少數。或二書均認為翻宋本^①有誤，但當改為何字則說法不同；或就翻宋本是否有誤觀點不同。事實上，絕大多數學者論及的畢疏均指“疏證本”。

疏證本《序》云：“暇日取群經及史漢書注、唐宋類書、道釋二藏校之，表其異同，是正缺失。”則其所作的主要工作即為校勘、注疏。畢氏此書功不可沒，《釋名》“舊本闕訛特甚，得鎮洋畢氏校訂，然後是書可讀”^②，此絕非過譽之詞。劉師培對其亦有很高評價：“釋名校本，以畢氏疏證本為最善，吳校非其匹也。畢校之長，在於溯源唐宋諸書所引，以更明本之失。”^③然畢氏此書亦有瑕疵，主要問題在於他多據《說文》改正《釋名》中的所謂“俗字”，黃侃認為其多為“妄改”^④。

王先謙《釋名疏證補》，乃清代研究《釋名》的集大成之作。《釋名》“舊本闕訛特甚，得鎮洋畢氏校訂，然後是書可讀。長洲吳氏所采顧千里校本是正亦多。其中奧義微文未盡揮發端居多。暇與湘潭王啓原、葉德炯、孫楷、善化皮錫瑞、平江蘇輿、從弟先慎，覆加詮釋，決疑通滯，歲月既積，簡帙遂充。因合畢氏元本，參酌吳校，及寶應成蓉鏡補正，陽湖吳翊寅校議，瑞安孫詒讓札迻，甄錄尤雅，萃為斯編。剞劂甫成，元和祝秉綱垂示胡、許二君所校，為芟去重複，別卷附末。”^⑤除匯集前人說法，王氏亦有 247 處另加按語，或出示吳志忠校，或自為疏證。自為疏證者其價值主要體現在文字校勘、意義解釋、發凡起例等方面。^⑥此書“無論是在校勘文字、揭示體例，還是在詮釋原則、糾正缺失方面，都多有建樹。以《釋名》之原文而論，此書堪稱善本；以校注而言，與畢氏書相比可謂後出轉精”^⑦。其缺失在於“缺乏判斷，糾葛不清的地方尚多；有些可以用於校勘的材料也還沒有利用上”^⑧。

清代校注《釋名》最有成就的可謂以上二書，此外，如吳翊寅《釋名校議》，取吳志忠所校《小學彙函》本《釋名》與畢氏疏證本，“錄其文字異者箸

① 關於翻宋本的情況，詳下文“《釋名》版本”部分。

② 王先謙《釋名疏證補序》，《釋名疏證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③ 劉師培《左盦集·〈釋名〉書後》，甯武南氏，1928年。

④ 黃侃《文字聲韻訓詁筆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265頁。

⑤ 王先謙《釋名疏證補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⑥ 魏宇文、王彥坤《〈釋名疏證補〉的“先謙曰”探微》，《學術研究》2005年第3期。

⑦ 陳建初《〈釋名〉考論》，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22頁。

⑧ 周祖謨《〈釋名校箋〉序》，《周祖謨語言學論文集》，商務印書館，2001年，521頁。

之於篇，參校兩家互有得失，間綴末議，亦拾遺補缺之誼”^①。《釋名疏證補》間有所採。成蓉鏡《釋名補正》，其所注者凡 61 條，多從聲韻關係方面通其訓詁，《釋名疏證補》全部收錄。孫詒讓《札迻·釋名》，凡 39 條，以畢氏《疏證》本、吳志忠校刊本、成蓉鏡《補正》本為基礎，廣引經籍，校正訛脫，疏通證明，絕大多數為《釋名疏證補》所採。王仁俊《釋名集校》以校勘為主，亦涉注疏，主要以他書引用《釋名》者進行校注，每條下多引胡玉縉、許克勤的校釋，亦有王氏按語。另外，清代還有一些校注《釋名》的著作（詳下文），由於條件所限，筆者未能親見。沈兼士認為總體來說清人對《釋名》的校勘注疏“多事校讎，而於音義相依之理，尚無系統的說明”^②。

清代以後，關於這方面的論著亦為數不少，如：

劉師培《左龠集·釋名書後》，據《初學記》、《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等書校正《釋名》，舉出畢氏未引而其與《釋名》不同者數十條，在某些條目下有按語表明取捨。徐復《釋名音證》，本擬分為上中下三篇，今所見僅為上篇，下、中未見出版。其自序云：清代畢（沅）書、吳（志忠）校、王（先謙）書“蓋皆以釋義校勘為宗，不以音訓古讀為準”，所以“刺取周秦漢魏之書，疏通師說及諸儒之論，條分古韻，概從段氏”^③。周祖謨《〈釋名廣義〉釋例》，亦認為清人“對劉熙從聲音上去尋求義類的意旨領會不深，以解釋《爾雅》、《方言》的方法來解釋《釋名》，以致發明不多”^④，故此文更重聲音上的關係。周祖謨又作《釋名校箋》。王國珍《釋名語源研究》、林海鷹《〈太平御覽〉引〈釋名〉校釋》，亦對《釋名》進行了一些校勘。

任繼昉的《釋名匯校》新近問世，該書收集到江聲、邵晉涵、黃丕烈、顧廣圻、王鳴盛、盧文弨、孫星衍、段玉裁、王念孫、朱彬、吳志忠、王引之、龔文照、王宗炎、王筠、許翰、成蓉鏡、李慈銘、陸心源、吳翊寅、張步瀛、孫詒讓、許克勤、胡玉縉、蘇輿、葉德炯、王仁俊、王先謙、沈錫祚、孫祖同、沈濟之、丁士涵、樓黎默、沈曾植、王國維、葉啟勛、劉師培、丁山、徐復、余巖、楊樹達、胡楚生、易雲秋、陳邦懷、周祖謨、澁江全善、森立之等 50 餘人批校《釋名》的校語^⑤，其材料之豐富是迄今為止其他研究《釋名》的著作所不及的

① 吳翊寅《釋名校議序》，附於《廣雅叢書》本《釋名疏證》後，廣雅書局，1894 年。

② 沈兼士《沈兼士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2004 年，262 頁。

③ 徐復《釋名音證自序》，金陵大學文學院文史叢刊第一種之五，南京美豐祥印書館，1935 年。

④ 周祖謨《〈釋名廣義〉釋例》，《王力先生紀念論文集》，商務印書館，1990 年，295 頁。

⑤ 任繼昉《釋名匯校後記》，齊魯書社，2006 年。

(其中有不少材料筆者未能親見原書,故上文未作介紹),其書只羅列各家說法,少有評論。

總之,清人對《釋名》的校勘及注疏基本上是沿襲了朴學的傳統做法。其後學者逐漸對《釋名》的性質有了較準確的認識,在注疏方面更強調聲音因素,校勘方面亦在清人研究方法的基礎上有所深入,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研究,或有突破前人之處。

(三)《釋名》的版本

《釋名》最早版本乃南宋臨安府陳道人書籍鋪刊本,現已不傳。今對筆者所見的現存重要版本略做介紹。(1)明嘉靖翻宋本(以下簡稱翻宋本),楚良材、程鴻所刻,呂柟所校,乃翻刻南宋臨安府陳道人書鋪本。《呂柟序》稱:“釋名今無刊本,茲所校者又專本無副,正過亦八十餘字,皆以意揆諸義者,故義若可告即為定改,求而不得仍存其舊。”此本流傳甚廣,《四部叢刊》所收《釋名》即此本。(2)明嘉靖《博古全雅》本,題畢效欽校刊。(3)明萬曆何允中《廣漢魏叢書》本,題武林施惟誠閱,前有顏之推《釋名評語》。後清代盧文弨即以此為底本對《釋名》進行校勘,題清朱彬跋並錄盧文弨校。(4)明胡文煥《格致叢書》本,此本後有多種新刻本,一為邵晉涵校,丁錦鴻校並跋;一為孫星衍校;一為王宗炎校,丁丙跋。筆者所見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的《格致叢書》本《釋名》題明胡文煥德父校,其中錯字較多,且有兩條脫誤遂致合為一條者。(5)明吳琯《古今逸史》本,題明吳琯校,此本對翻宋本的明顯錯字多有更正。(6)明郎奎金《五雅全書》本,將《釋名》更名為《逸雅》,與《爾雅》、《小爾雅》、《廣雅》、《埤雅》合稱“五雅”,前有顏氏評語。(7)清《增訂漢魏叢書》本,題奉新廖映書校,亦有顏氏評語。此本常見錯字。(8)清《小學彙函》本,即吳志忠校本^①,前有顧千里、王引之二序。吳校多取畢氏說法,有一些畢沅只在注中說明當改但是未改原文的,吳校則依畢校徑改原文;吳氏亦有不同於畢氏之處。

《博古全雅》本、《廣漢魏叢書》本、《格致叢書》本、《古今逸史》本、《增訂漢魏叢書》本、郎奎金《逸雅》本均從翻宋本出,但均與翻宋本稍異,且各本相互之間亦有異同。黃侃認為:“《釋名》以《四部叢刊》本為佳,異於畢沅輩所妄改。《小學彙函》本尤不可信。”^②胡楚生指出“明覆宋陳道人本,經呂

^① 據王先謙《釋名疏證補序》此實為顧千里所校。因其書題吳志忠,本書仍稱吳校。

^② 黃侃《文字聲韻訓詁筆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265頁。

柝所校，僅正過八十餘字，未嘗更遭後人竄亂，以其尚近宋槧”^①。而方俊吉則認為《小學彙函》本“於當今通行諸本中，允為轉精確可信者”^②。姜聿華亦認為“諸本缺訛均甚。長洲吳氏所刻顧千里校本較善”^③。周祖謨則評價其“得失參半”^④。吳校本確有精當之處，王引之序稱“余曩讀畢尚書校本而善之，今讀吳君校本，則又有畢本所不及者”，其評價還是比較公允的。

另外，《釋名匯校》收集到的《釋名》版本還有明嘉靖四年蔡天祐刊本，清黃丕烈校，蔣鳳藻跋，又清劉元簡跋，又文孫（仲淳）校；明嘉靖四十二年范惟一玉雪堂刻本；日本室町通鯉山町小嶋龍衛門刻本；明萬曆十六年瑞桃堂刻《五雅》本，清王鳴盛、段玉裁、龔文照校；明萬曆二十年何允中刻《廣漢魏叢書》本，民國沈曾植校並跋；明嘉靖翻宋刊本，清丁丙跋（筆者按，此本與翻宋本全同）；明萬曆周履靖刻《夷門廣牘》本（筆者按，此本僅有《釋書契》、《釋典藝》兩篇，基本上與翻宋本同）；明萬曆鍾惺評本；巾箱本。

（四）《釋名》的性質

劉熙自序云：“夫名之於實，各有義類，百姓日稱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陰陽、四時、邦國、都鄙、車服、喪紀，下及民庶應用之器，論敘指歸，謂之釋名。”從中可以看出劉熙作此書的目的是為了探討被釋之名的“所以之意”。

其後，學者對《釋名》的性質多有論述：

宋《中興館閣書目》稱《釋名》：“推揆事源，釋名號，致意精微。”^⑤

宋《崇文總目》云：“熙即物名以釋義，凡二十七目。”^⑥

明儲良材：“《釋名》者，小學文字之書也。古者文字之書有三焉。一體制，謂點畫有縱橫曲直之殊，若說文字原之類是也；二訓詁，謂稱謂有古今雜俗之異，若爾雅釋名之類是也；三音韻，謂呼吸有清濁高下之不同，若沈約四聲譜及西域反切之文是也。”^⑦

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釋名》以同聲相諧，推論稱名辨物之意。”

① 胡楚生《釋名考》，臺灣（師大）國文研究所集刊第八期，1965年，48頁。轉引自王國珍《釋名語源研究》，浙江大學博士論文，2003年，5頁。

② 方俊吉《音訓與劉熙釋名》，學海出版社，1988年，176頁。

③ 姜聿華《中國傳統語言學要籍述論》，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年，116頁。

④ 周祖謨《〈釋名校箋〉序》，《周祖謨語言學論文集》，商務印書館，2001年，521頁。

⑤ 《釋名》（《四部叢刊》本）卷首，商務印書館，1919年。

⑥ 《釋名》（《四部叢刊》本）卷首，商務印書館，1919年。

⑦ 明嘉靖翻宋本《釋名》，卷首儲良材《刻釋名序》。

清畢沅《釋名疏證序》：“其書參校方俗，攷合古今，晰名物之殊，辯典禮之異，洵為爾雅說文以後不可少之書。”

清王先謙《釋名疏證補序》：“文字之興，聲先而義後。動植之物字多純聲，此名無可釋者也。外是則孳乳繁曠，恚趣遷貿，學者緣聲求義，輒舉聲近之字為釋，取其明白易通而聲義皆定。”“劉成國之釋名出，以聲為書，遂為經說之歸墟，實亦儒門之奧鍵已。”

黃侃：“求語根之專書，端推劉熙《釋名》。”“《釋名》釋字得音之來源，即語言之根源，猶《說文》之音訓然。”^①

周祖謨：“釋名與爾雅雖同為訓詁書，而性質有殊。爾雅一書乃雜集經傳訓詁而成，故詞之出於古之經傳者為多；釋名一書非為通曉經傳而作，旨在探尋事物命名之含義，故以當時日常習用之詞為主。”^②

王力：《釋名》是“聲訓的專著，作者純然從語言學觀點去探求詞的真正意義”^③。

陸宗達、王寧：“《釋名》可以說是一部最早的字源專書，是一部有意識地證明名必有源，源循音推的理論證實之作。”^④

郭在貽：《釋名》是“以音同、音近之字解釋字義，推究事物所以命名的由來”^⑤。

王寧：漢語訓詁的聲訓從來源上可分為四類：語言聲訓、字用聲訓、民俗聲訓、義理聲訓，而《釋名》聲訓是民俗聲訓。^⑥

……

從宋至清，學者對《釋名》性質的認識一直是兩種主流觀點：推源之書，釋義之書。前者的代表如《中興館閣書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王先謙等，後者的代表如《崇文總目》、儲良材、畢沅等。此後，學者一般認為《釋名》是一部推究事物得名之由的書，是一部探求語源的書。而王寧則更準確地指出《釋名》聲訓是民俗聲訓，是“老百姓對日常事物命名來源的猜測”，它已經有了詞源的意識，但並不是要講語言，其中有一部分與科學的詞源

① 黃侃《文字聲韻訓詁筆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99、265頁。

② 周祖謨《書劉熙釋名後》，《問學集》（下），中華書局，1981年，887頁。

③ 王力《中國語言學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37頁。

④ 陸宗達、王寧《訓詁與訓詁學》，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353～354頁。

⑤ 郭在貽《訓詁學》，中華書局，2005年，126頁。

⑥ 王寧《古代語言學遺產的繼承與語言學的自主創新》，《語言科學》2006年第2期。